

手留余香

钟兆云

入夏以来,家里便弥漫着正宗的芭乐味。一箱三四十粒不等的黄金果,不出一周便被扫荡殆尽。儿子每每让我从速“补给”,特别叮嘱赶在初冬果尽前多买些,“囤粮过冬”。青春期的孩子,嘴刁,能迷恋到将之置顶,恰是水果自身散发的天然魅力。

黄金果是百香果中的极品,作为水果家族中后来居上的维C之王,此前实在没什么存在感,直至2017年亮相金砖国家厦门会晤,眨眼便集三千宠爱于一身。是金子总会发光,自然界亦然。

金砖厦门会晤指定的“福建味道”,正来自家乡闽西武平。及我来看,家乡的百香果种植已蔚为大观,市场行情也日益看涨,尤以黄金果这个当家“花旦”讨喜众口。我是在老家发小和同学每年总有几箱的馈赠中,被动享用而生亲近之情的,进而萌生“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”之念。6年前乔迁城郊,从老家要来果苗,在自家庭院试着种上。当年藤蔓就攀爬上了四米多高的凉亭,盎然一片绿意,来年就见瓜藤绵绵。果熟之时,仰头可摘。秋风过境,落果缤纷,犹如遍地黄金。呼朋唤友来品茗,分

赠邻里,一时称心快意。也许天生妒意,两年后竟枯萎,收拾残局时,始知茂密的藤蔓间早就筑了鸟窝。

择地再种,勤于施肥,一年间也是葳蕤繁祉,恰逢新冠疫情宅家,每天数粒进嘴,不亦乐乎。有次风雨过后,竟捡了一大篮,乃尝试自制果汁。每次剥上五六粒,或加蜂蜜,或“天然去雕饰”,逐日一杯,开胃可口,在微信朋友圈一晒,言助力抗疫,让生命更澎湃,顿时点赞无数。

是年入冬果尽,妻嫌枝繁叶茂,肆意蔓延十余丈,更因过境占了邻家地盘,遂修枝剪叶,只留一米以下,期待来年长得更好。不料大刀阔斧过头,致使它香消玉殒。妻将功补过,其后又在原地再种。不知是果苗不好,时令不对,还是原地怨气未消,两株均是昙花一现。

即使我家那株颇能自产之时,闽西老家也还隔三岔五地寄果,我们也从市场上买回过他乡之果。相比之下,还是老家的好,果瓢多汁液,芳香更怡人。

相见恨晚的这款味道,由己及人,连着几年总少不得赠送那些尚不知其名,或一见之下也倾心相爱的外地朋友,既替果农促销,也为家乡作些宣传。

北京一作家赠书后,我便拿家乡的百香

果来投桃报李。她短信称“正在疯狂享用”“今早带着几个飞”。淑女能如此“疯狂”,让我开心至极。为感谢山西朋友伉俪在我途经晋地时的数百里相送,遂也表示一份情意,得到的反馈是“酸酸甜甜,我和女儿太开心了!”上海友人也说,这个品种很新鲜,“同事们分享后都说好吃好吃好吃”。几位退休的忘年交,都大称其妙。也有人初见之下,不知怎么下嘴。一老友问“没吃过,连籽吃吗?”知晓后,又回“明白,开视域,添口香”。

据说,百香果含有17种氨基酸,还说,一个百香果维C,相当于13个橘子、10个苹果;又云,每天一个百香果,可以做到排毒、清肠、通便、美容、调理;或称,高效的醒酒良品,保健防癌的理想水果。我素无兴趣探究这些说法的科学性,只凭感性喜欢,不管是饭局上推荐此饮,还是“千里送鹅毛”赠友人,都让我感到家乡又因此受到了一次欢迎。

食不厌精,吃无定法。刚采摘离藤的百香果,头日青,三天始泛黄,上皱后味道最佳,是谓会变脸的百香果皮肤越皱越好吃。其妙也在于存放时长,不像一些传统水果,常常隔天便无颜面对。

老人家实在,邮寄的每箱果实都经过挑选,还配有一头切割一食用之匙。儿子就喜欢切割了一小勺一小勺地享受,吃

得斯文。我却嫌其繁琐,与常人泡开水酌加蜂蜜不同,往往是剥开即食,一粒籽儿也不剩,不亚饕餮盛宴。吮指留香,读书写作,眼前那些文字似乎便也浸染着一份怡人的香气。

老家乃“中国林改第一县”,以青山绿水给百香果营造了一个最适宜生长的土壤和气候,而百香果又以其皮厚坚硬,许给果瓢一个不容污染的子宫。以其又名鸡蛋果,显然可以在散步或聚会时,随手带上玉润珠圆的一二粒,像鸡蛋那般把玩一番,口齿生津,再来大快朵颐。

送人玫瑰手留余香,若换送百香果,手留余香更隽永。闽西有果翻然而至,一如我恳请老家同学和发小,不用年年寄赠,省得成为我心里负担,几位外地友人也如出一辙地说已能在本地市场买到,不能总占便宜。我只能说价廉物美,不成敬意,主要怕你买到的不是我老家那款,味道大不一样呢!

有一天,少有或不再敬奉时,想来此果已深入人心。反正我在微信晒出有关供销信息后,就有人开始踊跃自行联系采购。今年秋天,老家年轻的女县委书记为百香果带货代言,几分钟内就有数十万箱百香果长上翅膀,飞越闽西的千山万水,流进千家万户。我不知这抢手之中,有没有我的一份小功劳,却更希望多一些人人知道,世上有个享有天然氧吧美誉的福建省武平县,在那里可以感受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妙不可言的大自然气息。

百香果总让我想到老家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两者却有不同。它除了一年梅开两度、果挂两季,除了观赏、食用,还带来日见红火的经济价值。以其所绽之花大而美丽,所结之果香甜醉人,我还打算在庭院种植,“开轩场圃幽,把酒话桑麻”的滋味确实太美。

古保祥

姥姥说:这世上没有懒惰的时光。

看那翩飞的云,时而卷,偶尔舒,随风起舞。刚才是浮云蔽日,一会儿便成了云开雾散,好一派美好的白云苍狗。再瞧那盛开的花,有些羞涩,或者袅娜,更有甚者躲避世人的一嗅一闻,你今天看她时,欲放含苞,明日里你病了,起得晚,再见她时,早已经是国色天香。

小时候,最崇拜的莫过于风,风花雪月般的爱情,幻想不少,而你无论如何优秀,也抓不住风的手,风不会静下来,所以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,风一刻也不会停下奋斗的步伐,你见过休息的风吗?

世间的精灵,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新陈代谢,这是一种规律,更或者说是一种态度。

水泥地里,跑着的娃娃们,笑脸迎送,挥动着幼小的拳头,敲打着砖砖瓦瓦,受伤了也会爬起来。孩子们最瞧不起的词汇便是懒惰了,在运动中,他们萌芽、生长,直至长成参天大树。

作家朱成玉不无幽默地说:除了月亮,请关掉所有的光。

多么好的向往,月亮虽然借的是太阳的光亮,可是,仍然一天也不敢懈怠,不管阴晴圆缺,抑或白驹过隙,月光从不怜惜自己的光亮,无私地光临到每个世间心灵的身上、心里。

阴雨前,细心地观察过一窝蚂蚁,它们全力以赴,试图在暴雨来临之时,修憩好自己的蜗居。一只蚂蚁是“领头羊”,许多只蚂蚁紧紧相随,风大了,雨来了,掀走了它们的粮食,蚂蚁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赴后继,旁边的花儿笑了,花枝乱颤,此时此刻,没有人会羡慕一窝蚂蚁,但它们个个都是英雄。

徜徉于江南,一袭烟雨,半碗桃花,原来时光是由美组成的,你需要的并非看清世间所有的真相,有时候,蒙上双眼,你或许可以感受到另类的春花秋月。

遇见一位故人,时光并没有在她的身上更多停留,仪态万千,人间尤物,想起了过往种种,一笑如烟云。曾经有过爱或不爱的纠缠,曾经不敢相见,再相见,恐怕要大打出手,哪曾想全是笑容。都是时光的功劳,都是岁月的赏赐,日子会过滤掉所有不快,剩下的尽是朴素、天真、无邪,双手一握,风流云散。

年龄稍长,看待人或物,都多了一层怜悯。曾经无数次在路边的小草处驻足,观其如何纠缠于尘世……

多想找回遗落的童年时光,可惜,天不假年,你可以留下只言片语,但你留不住青春和容颜。

一只猫偷了窗台上的番茄,孩子去追赶那只猫,孩子上了树,猫跑向了另一棵树,孩子扑闪着眼睛,捕捉了这美好的一幕。猫可以逃出手掌,但逃不过视线。

岁月会笑,时光不懒。

世上没有懒惰的时光

期待冬天

曹瑞

案头的日历在向我提示立冬了,莫名地,我开始在心里期待冬天。

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一起,合称为“四立日”,是一年四个季节的开端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立,建始也。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”。立冬,既是冬天的开始,也是一年中草木凋零、动植物生命活动由“放”到“收”的终结。

对我而言,立冬的仪式感首先是从餐桌上开始的,一盘热气“滋滋”往外冒的饺子是迎接冬天最好的礼物。在我的家乡,自古流传着张仲景的娇耳汤可以治冻耳朵的故事,大人和小孩对“立冬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这一说法深信不疑。小时候,我最期待的就是妈妈包的大肉萝卜馅的饺子,妈妈一个人忙不过来,会喊来我和哥哥一起包,我只会包“金元宝”形状的,哥哥会包贝壳状的,妈妈为了让我们多吃,会把饺子捏成金鱼、三角形和耳朵的造型。等饺子煮熟盛到碗里,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爱吃的形状,你争我抢的声音总能回荡好久。不知道今年婆婆会包什么馅的饺子,也不知道饺子会以什么造型出现在餐桌上。

冬天是观松、赏梅的最佳时节。“冬青树上挂凌霄”,一场纷纷大雪落在大地,装扮了枝头。去年在朋友圈看见冬季黄山的照片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《小窗幽记》写道:“古人特爱松风,庭院皆种植,每闻其响,欣然往其下,曰:此可流尽十年尘胃”。梅花和松树的习性相似。酣睡了一夜的人们在早晨醒来,推门而出看见凌霄花与梅花相映成趣,白的雪,红的梅,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光彩熠熠,风雅和巧思皆在于此。

每年春节前后,我都会在书房里养一盆水仙。买回来用小刀划好,找一个清雅的敞口花瓶盛满水,再将水仙小心翼翼地移进去。日日等待水仙花开。过不了几天,只见幼小的嫩芽从水盂里冒出来,再过几日,房门一开就能闻到淡雅宜人的清香了。在寒冷的冬天养一盆水仙,遥望春的气息,也为整个家营造出一片祥瑞温馨的新年气象。

年年养花,花开年年,这已成了我装点冬日的方式,也是我跨越深冬时心底一抹美好的希冀。

冬夜捧一本书阅读也是一种享受。“大漠沙如雪”“北风吹雁雪纷纷”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这样的诗句,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细细品味才会生出更多滋味。

冬天也是做米酒的时节。米酒又叫酒酿、甜酒、醪糟,有的地方称作“腊酒”。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,这一句正是诗人写南宋年间乡里人们酿制米酒庆新年的场景。米酒的做法简单,只需有糯米、酒曲和封闭的坛子就可以了。上周末,我在抖音上学习了一下米酒酿制的方法,现学现做,给家人预备了一罐可以暖身暖胃的饮品。正在酝酿中的米酒在下一个周末就可以开封了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想到这里,我期待冬天的心理竟又加深了一层。



《山水·卷》(局部)

唐寅[明]

明代画家唐寅(1470~1524),字伯虎,小字子畏,号六如居士,南直隶苏州府吴县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,祖籍苏州晋昌郡。他不仅是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,还因为传说、影视而在大众中广有名声。

唐寅山水宗法李唐、刘松年,融会南北画派。从这幅《山水·卷》(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)中即可见其疏朗的布局,风格秀逸清俊;人物画艳丽清雅;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,洒脱秀逸。书则取法赵孟頫。绘画上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,又称“明四家”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守静观海

“贪婪”的星际科幻

欧阳

根据美国科幻巨匠弗兰克·赫伯特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影片《沙丘》正在上映。《沙丘》这部科幻小说史上的“必读经典”我没看过,鉴于作为《沙丘》“开篇”的影片摄影备受推崇,我进了影院,但没完没了的暗色调和荒漠画面让我的视觉有些不爽,整个感觉就是除了沙砾,再无其他。

其实画面影响是次要的,“只见沙砾”更主要的,是科幻作品的预设:有介绍说,《沙丘》影片中那个看起来貌似正义的小男主保罗,最后不仅成了独裁者,而且是屠戮数百万生灵的暴君。

这种关于小说原著故事的“传说”,真伪我并不想去考证,我也不想对影片说三道四,我只是厌倦了流行星际科幻作品的设定:更发达的“文明”更贪婪,能够带来的只有奴役和掠夺,甚至是屠戮,就像《三体》的“名言”:我灭掉你和你无关。

这是“文明”?

科技更发达的外来者本来是想绿化星球“沙丘”的,结果由于发现了更有利可图的香料,掠夺本相便展露无遗。而这些更发达(真

不能说是文明)的群类之间也公式化地祭出相互“谋杀夺命”的手段。影片《沙丘》是这样开讲的。

而在或许是正面形态的漫威世界里,“正义的英雄联盟”面对的,也是那些科技更发达的坏蛋,据传,连霍金在老糊涂之前都恳切地劝诫人类:千万不要联系外星人(文明)。言下之意是更发达的来者(不发达的来不了嘛)一定是奴役、掠夺者。

坦率而言,俺以为这实际上是人类的思维。如若以平常心路数来推论更文明的意味,应该是更温文尔雅、更和谐相待,甚或是对落后生态可行的技术实施有效的“播苗助长”。但就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来说,更多的经验布满了“殖民地”风景,就像历史上欧洲人之于“其他人”那样。

利益很容易让人们抛弃慈爱善良的美好愿望,尤其是对他者——地球显然是外星群类的他者。

再加上“科技”发展本身并不必然具备“文明”范式,经济利益的获得仍然是主力推进器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绵延样态,“警惕”科技的说词也成了流行话语:不仅是思想家、哲学家,即便是走在狭窄轨道上的科学家群体,以此惊醒世人的思考者,都大

有人在。

孰是孰非?恐怕不容易达成共识,明显的原因是,我们对未来并没有真知。

再扩展到外星文明,到底会是何种状况?可以说更是一无所知,不仅是技术层面,在价值观,以及交流、相处的简单模式上,甚至在“外星人”存在的模样上……无不是处于完全的无知状态。以目前我们的技术进阶链条来说,“科幻”想象有限时间内的未来技术,可能还有点靠谱,预设星际之间的关系?显然很不靠谱。

总之,这些“科幻”的胡思乱想,实质上是我们人类小脑瓜内的叙事,作为吸引读者的商业形态,倒也没什么,作为一种预警预言,也可以纳入考量的计划。只是几乎所有涉及星际的科幻作品,现如今都套路化地锚定在“发达文明”肆虐“落后文明”上,是不是有点无趣?

我们换个角度,科幻作品这样的价值、道德预设其意义几何呢?

撇开对“纯粹科学技术”的斟酌和警醒,就人类走过的进程来说,窃以为作为“工具”的科技,必须有“非科技”的人文基石。

是的,我们需要人文理想,在这个前提下,“星际科幻”满是“砂砾”确实有点烦人。

素白之韵

和智楠

在山间民宿小住,环境清幽素雅,有成片的松林静静四合。黑瓦白墙的几幢屋舍内,种有一院花草,绿意葱葱,树影婆娑,小花小草交相辉映。闲时,搬一把藤椅坐在其间,喝茶闲聊,听风听雨,看书看云,时光宁静祥和。

到黄昏,灯火盈盈,晚风徐徐,坐到简洁的木桌前,眼前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农家小菜。一碟一碟,全都放在白色的碗盘中,将那些红红绿绿的家常菜色,映衬得夺人眼目。

朋友问:“为什么碗盘都是白色的?”我轻笑着回答:“正是这素白之色,才能折射出人生的五颜六色呀!”

回想起来,喜欢白色已颇有些时日。曾经年少春色浓,一度只喜欢看世间繁花,百媚千娇又姹紫嫣红的颜色,常惊艳了我的眼眸。然而,时光惊雪,青衫尽湿,年龄渐长,繁华褪去,一颗心,却慢慢有了倦意。

忽有一日,独自行走深冬,枯山瘦水中,有雪花大片飘落,顷刻间,白雪便覆千里,目之所及,一片透明洁净。于是,红尘隐退,万物消逝,素白之美,淡逸而出,清澈如水,漫进我的心头,从此,白色成为眼中的最爱。

云朵的白,月光的白,花色的白,器物的白,衬衣的白,皮肤白净、心灵洁白的少女的白……所有自自然然,没有半点雕饰,也不刻意粉饰的白,都能撩动我的心怀。

大道至简,素净至白。世界所有的白,都是七彩之色的沉淀与凝练,它既能褪去繁杂色彩那花花绿绿的浮躁,又往往不失明艳夺目的鲜亮底色,多出的总是一份澄澈空灵的清雅和高洁,淡泊而又清宁。

生活何尝不是如此。真味如淡,留白方可长久。初时五彩斑斓的心灵,历经万水千山,浓艳多姿,最终都会与岁月握手言和,风烟俱净,素白一片。

如今,年至不惑,生活日趋于白。独自踩着闲适从容的缓慢节奏,不急不躁,不嗔不喜,不纠结也不强求。有花赏花,有雨听雨,四季轮回,白驹过隙,清茶一盏,默阅闲书,静心清梦。一路走来,日子如白,似一块经过时光河流反复淘洗的美玉,朴素温润,又像冬日里绽放的一枝白梅,清新淡雅。

素白不是一味的单一与沉闷。那日,夜读王子猷雪夜访戴。大雪纷飞,王子猷雪夜兴起,乘舟冒雪访戴,一夜奔波,至门前却又径直返回,有人问为何不见?王子猷答:“我本乘兴前往,兴致已尽,为何一定相见?”

于是,茫茫雪中,忽然明白,简单而不失真性情,才是素白之美,真正的曼妙所在。



《菊花花瓶》阿尔芒·吉约曼 1885 玛咖 供图